

## 《陈三五娘》邵江海改编本研究（四）

陈世雄

### 三 体裁特征

一个戏曲剧种的个性特征，首先体现在音乐上，特别是在唱腔上。歌仔戏最富于特色而且最感人的，就是它的哭腔。这是一切看过歌仔戏的人们所公认的。邵江海在改编《陈三五娘》时必然要考虑如何使哭腔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。从全剧结构来看，前面的几场，如送哥嫂、睇灯、林大答歌、过楼投荔、磨镜、捧盆水、后花园等，都是喜剧色彩居多，哭腔难以派上用场。而后面的场次，特别是陈三发配崖州之后，正是哭腔的英雄用武之地，可以让五娘哭个天昏地黑。所以，邵江海就把前面几场统统删去，把戏的重心放在陈三被捉之后。以中集最后一场“五娘送陈三”为例。在明嘉靖刊本的“叙别发配”一出中，生旦之间“泪哀哀”的对唱只有三十多句，在清顺治刊本的同一出中，减少到只有十六句，在清光绪刊本中同样只有十几句，在蔡尤本口述本中，增加到五十来句。而在邵氏改编本的“送陈三”一场中，陈三、五娘、益春三人的对唱、合唱加起来多达一百五十余句，其中，仅三人对唱的“十二珠泪”就有一百零四行。再以下集第一场“哭五更”为例。在明嘉靖刊本的“忆情自叹”一出中，从“城楼鼓打初更”到“五更灵鸡又啼”共有四十来句唱词。清顺治刊本和清光绪刊本的“五娘思君”一出，以及蔡尤本口述本中的“大闷”一出，虽然完全由五娘思君的唱段组成，而且唱词中都有“三更鼓翻身一返，鸳鸯枕上目潸流千行”一句，但已不再包含从初更到五更的完整唱段。而在邵氏改编本中集第一场，五娘从鼓点一更到五更不间断地唱了八十多句，在益春捧盆水进屋后，又用长达十六句的唱段来表达她“割肝割肠寸寸断”的痛苦心情。再譬如下集的“五娘修书”一场，改编者又让五娘“举笔未写目潸滴”，一口气唱了五十多句。所有这些安排，无疑都是为了淋漓尽致地发挥歌仔戏哭腔的威力。

尽管邵江海改动了原有的结构，大量地安排了哭腔，《陈三五娘》在他的笔下仍然是一部喜剧，这是由剧本情节框架和男女主人公最后的结局所决定的。就体裁属性而言，《陈三五娘》可分两种类型，一种偏向喜剧，一种偏向悲剧。所谓偏向喜剧，就是有一个苦尽甜来、良缘得就的大团圆结局；所谓偏向悲剧，就是写陈三五娘遭到林大陷害，结果双双投井，后来益春告御状，终使奸人伏诛受刑。歌仔册的“四部系”中的《陈三五娘》即是悲剧结局。而邵氏改编本基本上是一部喜剧。尽管男女主人公遇到许许多多的障碍，但有情人终成眷属。

有趣的是，从“力量对比”来看，几乎是一开始就决定了陈三五娘最终必然战胜他们的对手。陈三的哥哥陈伯贤官居广南运使，职位高于那位因收受贿赂而把陈三发配崖州的知州老爷，其权势更不是林岱、黄九郎等人可以相比。一旦陈伯贤出面，陈三和五娘一定能如愿以偿，破镜重圆。这一点，不但观众看得十分明白，而且一度落难的陈三五娘也都明白。和其他版本相比，邵氏改编本对此作了更多的渲染。例如：在上集的第五场，陈三要求五娘同他私奔泉州城，五娘表示担心林岱将来会去告状，此时陈三有一段唱：

林岱若告诉老爷，

做你放心不免惊。

阮厝泉州崩山岭，

祖上代代做官有名声。

潮阳令，陈职是我爹，

广南运使我亲兄。

排来我三舍，

人人叫我第三少爷。

小小县老爷，

听见吗着青惊，

一定判我赢。

正因为这个缘故，五娘在后来探监时才会说“你兜势力大无比，要报此恨总有时”。益春也说“三哥受屈是暂时”。

陈三之所以受委曲，是因为知州老爷、林岱等人一直不相信他们眼前的这位“甘荔”就是泉州陈三舍，而陈三本人也曾一再掩盖自己的真实身份，以便维持他和五娘的关系。

在邵氏改编本中，陈三是到中集第五场（相当于《荔镜记》的“知州判词”一场）才承认自己是泉州陈三舍的，知州听后半信半疑，对林岱说：“不知是真是假，若果然是三舍，我的头会痛。”可是，听了林岱一番话，他又决定将甘荔发配充军。第十场，知州在公堂上宣布将陈三发配崖州，陈三再次声明自己是潮阳令的第三子，但知州仍不相信，说“潮阳令，岂有出你这舍败子？败名声，恁兜家风我总昭知影，狮公唬鬼我无惊。恁爹住在乞吃营，恁兄也识做乞吃”。这些描写和明清以来各种版本十分相似。明嘉靖刊本中那位知州在听了陈三自报家门后恶狠狠地咒骂他：“你兄在广南卸马屎，你叔在四川洗厕池”。清顺治刊本中的知州是这样骂陈三的：“狗骨头说谎，你哥做运使，你来黄家磨镜？你哥做皇帝，我亦不怕，钉了杻收监。”在清光绪刊本中，知州反驳陈三说：“奴才谎，你哥做运使，你肯来黄家磨镜？请你哥来压我，我不怕，你是人家奴仆，拐走主家子女，乃是奴欺主。本该依律问死罪。谅情问你远配充军罢了。签了字，收监。”只有蔡尤本口述本中的知州遵循了另一种逻辑。当陈三声称自己的父亲曾任潮州府尹、叔叔是西川太守，哥哥升在广南运使时，知州是这样反驳他的：“噯，叫他父兄都是官，你该着香车宝马，转回泉郡老乡故里，何要做只勾当？王子犯罪与庶民同，你是要以势压我吗，哼，手下，进夹棍来。”看上去义正词严，实际上还是由于不相信陈三真是官家子弟。理由是这位知州是个极其典型的贪官，他不仅收了林大一千两银

子，而且看准了“两边都是富豪之家”，因此“这边要，那边亦要，不怕财露，不相关要。”所有的贪官都不可能不怕权势，所以，我们可以推断，这位知州之所以敢于判陈三充军，同样是由于他不相信眼前这位家奴会是一个高官的子弟。

另一方面，邵江海又描写知州一度担心甘荔就是陈三舍。在下集第五场，知州一上来就有一段唱：“判了甘荔这案件，冥时做梦也带惊，若要真是陈三舍，想我无死也着做乞吃。”这说明知州并不是完全没有考虑过“甘荔就是陈三”的可能性，只不过是出于收下千两银子的巨额贿赂，利令智昏，便顾不上那么多了。

剧情的陡转发生在下集第五场，广南运使陈伯贤亲临潮州衙门之后。他严厉地责令知州“设法”把五娘判给陈三，并警告他“如若不然”将作何处理，从而引出各种版本的《陈三五娘》都不曾有过的两场戏，写的是知州派人分头四处扬言，说陈三靠着兄长的势力，硬娶五娘，同时又派人故意抬着花轿在林岱“厝前厝后”环绕三圈，林岱果然中计，纠集打手抢亲，没想到花轿中坐的不是五娘，而是六娘——黄九郎那个相貌极丑的养女。结果，六娘不堪林岱侮辱，自缢身亡。林岱因白日抢亲、逼死六娘而被知州治罪。九郎和陈三以岳婿相认，五娘、益春和陈三团聚。从语言和场面来看，邵氏改编本的最后两场戏具有强烈的闹剧色彩。

邵氏改编本增加了陈三化名为“甘荔”的细节，对增强剧本的喜剧性是有好处的。究竟陈三是“甘荔”还是“陈三舍”？观众一开始就知道了，而九郎、知州和林岱等人都不知道，对他们一直是个谜。这样，观众就能够保持一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，因为他们将亲眼看到这些蠢人在真相大白之后将会怎样——或者狼狈不堪，或者不知所措。大团圆的结局是在观众预料之中的，结局本身并不构成悬念，观众感兴趣的是剧中的各色人等将会如何一步步地走向这一结局。维戈茨基在他的杰作《艺术心理学》中以《哈姆雷特》为范例论述过本事与情节的关系。他写道：“其实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公式来说明这部悲

剧的结构。本事的公式：哈姆雷特杀死国王以报杀父之仇。情节的公式：哈姆雷特不杀国王。”<sup>1[1]</sup>

“……本事是按直线展开的，如果哈姆雷特在鬼魂把真相揭发出来后立刻杀死国王，那么，他走的就是两点之间最近的距离。”而“情节的任务似乎就是要使本事偏离直路，迫使它走弯路……”<sup>2[2]</sup>“悲剧始终在戏弄我们的情感，它向我们许诺要实现一开始就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目标，可总是使我们离开这一目标，它使我们渴望达到这一目标，又使我们痛苦地感到离开步步都在避开这一目标。”<sup>3[3]</sup>这是编剧艺术的一个规律，对于喜剧说来也是适用的。在《陈三五娘》各种版本中，作者都让观众明白，陈三的遭遇是由于知州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，不相信他是官家子弟，所以，一旦真相大白，陈三立即就能得到自由，并和五娘团圆。这样，观众对这一时刻的到来必然怀着强烈的期待心理。另一方面，作者又必然利用这种心理一再延宕，以维持观众的兴趣，甚至强化观众的期待心态。在这一点上，邵江海的改编本似乎比历来各种版本都有过之而无不足。在过去各种本子中，在陈伯贤知道陈三下落之后，剧情立即急转直下，“提革知州”之后便是合家团圆。而邵江海作了截然不同的处理。他既没有写知州被革职，也没有让陈三五娘立即团圆，而是用完整的三场戏，表现知州用激将法，引诱林岱上圈套，犯下抢新娘甚而逼死新娘的大罪。至于花轿里坐的是谁，也没有马上告诉观众，等到其丑无比的六娘走进洞房，掀开她的盖头，才产生出爆炸性的喜剧效果。这最后的三场戏是地地道道的闹剧，从大打出手抢新娘到把六娘死尸抬上公堂，从场面设计到大量俗话的运用，都极富闹剧性。

---

<sup>2[2]</sup> 维戈茨基：《艺术心理学》中译本，第 243 页。

<sup>3[3]</sup> 同上，第 248 页。

由此可见，《陈三五娘》的邵氏改编本既强化了原作的悲剧因素，也强化了原作的喜剧因素，它是个悲剧因素和喜剧因素的混合物，是一种带有怪诞色彩的“正反同体”式的剧作。这也许就是它在体裁属性上的最大特征。

---